

汉密尔顿的古典世界

陈嘉映 主编

λόγους βαρὺ, τῆς ἀρετῆς ἀντιθέμενος. ὁ δὲ θεὸς αἰνιγματῶν, ἄκοντά σ' ἄκων δυσὶ
τῶδ' ἀπαιδεύω· πάγῳ ἢ οὔτε φωνῇ οὔτε του μορφῇ βροτῶν ὄφει, στα
ἀμείψας ἄνδρος. ἀσμένῳ δέ σοι ἡ ποικιλείμων νύξ ἀποκρύψει φάος, πάχυν

ἀλλὰ γὰρ ἔδοξε ἀπέναι, ἐμοὶ μὲν ἀποθανομένῳ, ἡμῖν δὲ βιωσόμενῳ
ἔσθ' ἵνα μὴ ἀποθάνωμεν, ἀλλὰ ζήσωμεν, ὅτι τῷ θεῷ.

ἔσθ' ἵνα μὴ ἀποθάνωμεν, ἀλλὰ ζήσωμεν, ὅτι τῷ θεῷ. οὐκ ἔστ' οὐδὲ ἔοικε τεῶν
καίτοι, ἐν ἀνθρώποις οὐκ ἔστιν ὁμοειδὲς, ἐν δὲ θεοῖς ἑλπίστον καστὸν ἡμῶν
πάντων, ἐν δὲ θεοῖς ἑλπίστον καστὸν ἡμῶν, ἐν δὲ θεοῖς ἑλπίστον καστὸν ἡμῶν



The Echo of Greece

希腊的回声



Edith Hamilton

[美] 依迪丝·汉密尔顿 著
曹博译

依迪丝·汉密尔顿 (1867-1963) 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古典文学普及家”(不列颠百科全书语)。早年学习古希腊罗马文学, 阅读拉丁文和希腊文典籍是她一生的爱好。她在慕尼黑大学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学, 成为在慕尼黑大学求学的一位女性。她一生从事古典文学的教学、研究和写作。著作有:《希腊精神》(1930)、《罗马精神》(1932)、《以色列的先知》(1936)、《希腊戏剧三种》(1937, 译著)、《希腊文学的伟大时代》(1943)、《神话》(1942, 被美国各学校广泛使用)、《真理的见证: 基督及其诠释者》(1949)、《上帝的代言人》(1949) 和《希腊的回声》(1957)。

华夏出版社

The Echo of Greece

希腊的回声

[美] 依迪丝·汉密尔顿 (Edith Hamilton) 著

曹 博 译



華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希腊的回声/(美)汉密尔顿著;曹博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3

ISBN 978-7-5080-4601-3

I. 希… II. ①汉… ②曹… III. 文化史-古希腊 IV. K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1352 号

COPYRIGHT ©1957 BY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华夏出版社出版。

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7-4136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集惠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2008年3月北京第1版

2008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880×1230 1/32 开

印 张:6.5

字 数:105千字

定 价:21.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编者导言

依迪丝·汉密尔顿 (Edith Hamilton, 1867 - 1963) 出身学问世家, 从小受到良好的语文教育, 特别是古典教育。成年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55 岁退休后开始写作。1930 年出版的《希腊精神》(The Greek Way) 让她蜚声读书界。此后陆续出版了《罗马精神》(The Roman Way, 1932), 《以色列的先知》(The Prophets of Israel, 1936), 《真理的见证: 基督及其诠释者》(Witness to the Truth: Christ and His Interpreters, 1949), 《神话》(Mythology, 1942), 《希腊文学的伟大时代》(The Great Age of Greek Literature, 1943), 《上帝的代言人》(Spokesmen for God, 1949) 等。每一部都基于深厚的研究, 写作则面对普通读书人, 行文流畅易读, 让人读后受益甚丰。她还翻译了几部希腊悲剧和柏拉图的对话, 也成为希腊经典英译的名篇。汉密尔顿出版最后一部主要著作《希腊的回声》(The Echo of Greece) 时, 已 90 高龄, 文字仍青春蓬勃。

西方文明主要由希腊、罗马、希伯莱、基督教汇流发展而来。希腊、罗马代表此岸理性, 希伯莱、基督教代表信仰。在艺术、文学、哲学、科学等精神领域, 希腊人创造了无尽的奇观。在政治组织的艺术方面, 在世俗生活的文明方面, 罗马则为后世提供了辉煌的典范。汉密尔顿说到希腊、罗马, 如数家珍。对希伯莱、基督教传统, 汉密尔顿也有深入研究。在《上帝的代言人》序言中, 她提到自己是以研究者的身份而非信仰者的身份来写作的。我觉得这也

是个优点。宗教首先要求信仰，不过，我们不能什么都信仰，我们早已生活在多种精神传统的融会之中；心怀景慕，从多种精神传统中汲取心的光华与智的能量，是现代人，尤其现代的中国人当行之道。更多了解，更多赏慕，不宥于粗陋框架中的中西之争，岂不善哉！

我在美国读书期间，在旧书摊上买到汉密尔顿的几部书，都是一口气读完，尤喜爱《希腊精神》，读了不止一遍。后来，年轻友人葛海滨有意读一点儿希腊，我就推荐他读这本书作为入门，他读得高兴，就断断续续把它翻译出来，作为翻译练习，有些难译的句子，我也曾与他切磋。现在，华夏出版社又行一桩功德，推出这套“汉密尔顿的古典世界”丛书，包括译文经过修订的《希腊精神》。这些书，博学、明达、丰满、优雅，我相信，必有益于滋养我们的心智，必为读书人所喜。

陈嘉映

2008年3月于北京

“远远传来的脚步声在时光隧道中回响。”

——朗费罗

前 言

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光环下，公元前四世纪的雅典颇显得黯然失色，几乎不被世人看重。公元前 404 年，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失败完成了古希腊历史最后的谢幕。那个时代将不得不淡出人们的视线。世人对希腊的关注随着斯巴达击败雅典而终止。尽管，曾经煊赫一时的狄摩西尼、马其顿的腓力王和亚历山大大帝无法令人忘怀。但漂泊中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似乎不再被视为希腊人，只不过是永恒哲学王国里的智者。

人们特别关注的不再是生活于那个时代的伟人，而是那个孕育过伟人的时代。公元前四世纪拉开了希腊衰落的序幕，这不仅是希腊荣耀的丧失，同时也是希腊生活方式的终结。但是，希腊人的才华并没有枯竭，而是重又找到了新生之地。在希腊的属地，科学和数学继续着她们的辉煌，而这些异域城市中曾跟随亚历山大大帝远离家园的希

2 希腊的回声

希腊人却没能回到希腊，重归雅典，也未曾听到再有真正的伟人来打破雅典的寂寞。

公元前四世纪预示了世界的悲剧命运，这个时代的到来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希腊的创造力对西方世界的价值是其他许多时代无法比拟的。而这种创造力在希腊消失了。曾在雅典繁盛数百年的艺术与哲学也走向衰微，给世界带来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在其后的一百年里，雅典从历史中隐退。可是，有两个著名的希腊学派在这里诞生，斯多葛学派和爱比克泰德学派。这是希腊天才之火的最后进发，直到三百多年之后普卢塔克的出现，值此，古代世界已行将就木。

普卢塔克是一位十分多产的作家，他的大量著述不仅丰富了史料，同时也透露了他的处世经验、私人经历和他那个非希腊人的社交圈。但愿我们也能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私人生活填补空白。作为一个纯粹的希腊人，普卢塔克的确有助于我们结识公元前四世纪形形色色的雅典伟人。通过普卢塔克、柏拉图以及米南德，我们更加理解了希腊。

希腊精神的一次短暂复兴起始于普卢塔克，终结于两位斯多葛派的著名人物：奴隶出身的爱比克泰德与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他们中的一位在罗马长大，另一位是土

生土长的罗马人。这两人都使用希腊文来写作。尽管，当时希腊语已被罗马人引为时尚，但这并不是爱比克泰德与马可·奥勒留的刻意追求。他们是希腊思想最后的践行者，他们使用希腊文只是要表达希腊的思想。早期的希腊基督教父们被卷入了教义纷争，这些争执与希腊的思维方式毫不相干。黑暗时代的阴霾已经袭来，教父们无法领悟希腊的思维方式，他们在世俗面前怅然若失。去亲近希腊思想的人只有早期教会领袖中独树一帜的圣·奥古斯丁。希腊的思维方式继他之后已然死去，数百年间不曾再有复兴的迹象。在那些年代里，教会逐渐成为至高无上的力量，一向心境平和的希腊人没有被卷入这些重大的历史流变。罗马成为当时的主宰，苏格拉底、柏拉图和普卢塔克的精神已不复存在。在这三位巨人看来，可憎的神学数百年来给基督教国家带来的精神混乱是难以想象的。

神学施展了它对人的心灵与精神的专横，这正是苏格拉底所憎恶的。在他看来，希腊的自由精神头等重要的。希腊人之所以取得惊人成就，最重要的就是他们深信：唯有有人是自由的，他们的躯体、心灵、精神都是自由的，唯有每个人自觉地界定个体自由，人类的至善才有可能。唯有通过自由人的克己与自制，一个文明之邦、一件艺术品和思想集大成者才可能出世。

编者导言

前言

001	第一章 自由
013	第二章 雅典的失落
033	第三章 雅典的学校
043	第四章 学园师门
079	第五章 狄摩西尼
089	第六章 亚历山大大帝
109	第七章 米南德
125	第八章 斯多葛派
147	第九章 普卢塔克
175	第十章 希腊之路与罗马之路
187	译后记
191	译名对照表

目录

The Echo of Greece

希腊的回声

第一章 自由

西方世界找到了从自由走向秩序的路径，这应归功于希腊人的发现。希腊人宣扬自由，同时也稳妥地界定了自由的边线。



公元前五世纪初，伯里克利时代尚未到来，西方文明已走到十字路口。希腊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危险。一个东方强国在不断进犯希腊。对于希腊人而言，东方是一个长久的威胁。这可以追溯到那个古老的故事：海伦被拐到特洛伊，希腊舰队为她而远征。希腊人认为，西方对东方的入侵所引发的东西方的对决是一场无休止的悲剧的序幕。东方和西方是天然的对手，可是，西方不可能最终战胜地缘广袤、财帛丰盈和人丁兴旺的东方。

现在，历史的下一幕开演了。荷马史诗中的角色被颠倒了，东方正在进攻西方。东方强国波斯正在向一个后援空虚的小国逼进。

所谓西方文明，即指当时的希腊。此时，埃及王朝已陷入无救的衰落；罗马正在蚕食意大利而无暇东顾。当时的第三大强国，迦太基及其属地扼守亚洲的前哨阵地，在本质上，他们的精神不属于西方，而属于东方。那时的希腊和波斯成了担纲历史的主角。希腊与东方，就像一个侏儒与一个巨人，但是，这个侏儒打败了巨人。每个希腊人都知道，这是希腊英雄主义所创造的奇迹。人们无须担心，在马拉松和萨拉米斯的战士决不会否认精神力量而求助于物质。当萨拉米斯的希腊人看到波斯舰队在溃逃时，地米斯托克利说道：“赢得胜利的不是我们。”精神力量战胜了

4 希腊的呼声

一切最强大的物质力量，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佐证了精神的凯旋。

在那个时代的希腊人看来，最珍贵的财富就是自由，这是东西方之间的唯一差异。东方实行的是专制统治。所有的东方暴君们——在希腊世界不存在——的行为方式如出一辙，为了扫清通向王座之路，他们不惜流血丹陛，弑父杀子。不择手段的杀戮会收到篡权窃国的功效。他们的臣民生来就是任人宰割的羔羊，当然无需再被降格为奴隶。亚里士多德曾代言希腊，把亚洲人说成天生的奴隶。据希罗多德的记述，一个希腊人对一个波斯人说：“你们不知自由为何物，一旦你们懂得了，即便手无寸铁，也会为自由而战的。”

在埃及、巴比伦、亚述、波斯漫漫数千年的帝国史中，自由是一个不明之物。直到盛业崩溃之时，自由的名字才能被他们所领悟。而希腊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与东方有本质的区别，这个孕育了自由的国度必将在西方世界留下永久印迹。

不用说，在拒绝服从制约这一点上，古老文明是相似的。夸张与无视分寸感是它们的特征。亚述鸟兽巨雕、埃及神庙、肖像和金字塔以及巴比伦空中花园，所有这些艺术品就是明证。俗不可耐的珠贝与黄金充盈了帝王的府库，不可思议的豪华与同样不可思议的污秽比邻而居，堆积如

山的珍宝和破灭无助的众生判若云泥，东方式的生存总是被两极分化。

简直无法想象，一个人会指望在这样的环境中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在另一端，不受约束的自由势必会酿成一场毁灭人类的暴乱。无论如何，遵循有序法则才更可取。东方的专制之所以承袭不绝，在于它从不顾及理性与秩序。西方世界找到了从自由走向秩序的路径。这应归功于希腊人的发现。令人感到惊异的是，为什么这一理念首先植根于一个贫瘠而人口稀少的小国，却不是威赫一时的埃及或伟大的巴比伦？其原因就在于人的自由本性。希腊人宣扬自由，同时也稳妥地界定了自由的边线。

把握限度和分寸感就是善，这是希腊人的基本常识。言过其实则不是他们的本性。他们憎恶极端的事物，无序的状态会令他们感到不快。在希腊语中，诸如漫无边际和无穷无尽之类的词汇都内含着不良的义项。不仅凡人，还包括所有的思想家和艺术家都在紧紧把握着生命的真实。荷马史诗的神不是超自然的灵异，而是以希腊方式愉快生活的凡人。希腊人不需要玄虚与超智的东西。他们需要真理，从不认为逃避现实就能发现真理。希腊艺术中最优秀和几乎最全部的特征就在于从不超出现实的范畴。希腊的胜利女神没有翅膀，她是现实的化身。拒斥怪诞是希腊艺

6 希腊的回声

术家的天性，他们不断追求永恒，与一切反常或不测之物保持距离。不论是一座神庙、一尊雕像还是一只希腊瓶，他们的艺术创作极力要表达的要素是本质与普遍。亚述的艺术家只生产他们所喜欢的东西，而对本质与普遍置之不理。他们的那些可怕的肖像似天马行空，将适度感弃置一旁。而希腊艺术家从不渴求这种自由。他们遵从法则的约束。孟德斯鸠说过：“法则是一种必要的关联，它源自于事物的本质。”这才是希腊人的语言。他们受本能驱使去寻找那个必然的关联，那个将混沌引向秩序的线索，这是希腊人最大的特征。

帕台农神庙雕带上的少年形象并非是现实的拷贝；它既不脱胎于某个人的肖像，也不是纯粹的虚构物。它高于人的天然之美；不过，它又是活生生的男人或女人。它说明艺术家洞见到了美与真之间的必然联系。希腊的艺术家像他们的哲学家和科学家那样在探究那个根本的理念，它会给现实中的不和谐和混沌注入意义与秩序。希腊的艺术家发现了灵与肉的对立与融和，在后希腊世界中，这种对立关系表现得尤为紧张。希腊的艺术家找到了一种能让灵与肉相融合的表达方式，将人的神性与能激发灵性的人体之美结合在一起。

艺术家们与政治家们殊途同归。政治家发现了法与自

由之间的必然关系。修昔底德记述了伯里克利说的一段话：“我们是自由的民主政制，但是我们服从法律，尤其是那些保护弱者的立法以及那些试探人们廉耻之心的不成文法。”对成文法和不成文法的自愿服从使雅典人获得了自由，实际上，伯里克利在暗示，希腊人认为不成文法是最重要的。雅典作为世界第一个自治体具有深刻的现实价值。伯里克利和他的听众通晓法典中的大部分成文法，对于毫无犯罪冲动的大多数民众来说，反谋杀法和反抢劫法无异于形同虚设，鉴于违反不成文法不会招致判罚或监禁，因此它对每个公民提出了更直接的要求。对怀特海教授所称的非强制性条文的服从，对善、同情心和利他心的服从，对不可或缺的所有生活品行的服从，雅典人，当然，不包括沙漠中的隐士，将它们视为人类自由共处的基本条件而加以接受。比起不受约束的选择自由，法律所确立的行为规范是没有意义的。

希腊人渐渐找到了自由的含义。任何英语单词都无法表达希腊文 *sophrosuné* 一词的涵意，而它却是希腊人最为珍视的品性。尽管它常被译为克己、自制，但它远超出这个义项。它正是对德尔斐两大神谕精神的界说：“认识自己”和“任何事都不要做过头”。傲慢与目空一切是希腊人最为憎恶的两种品性，*Sophrosuné* 则与之严格对立。正